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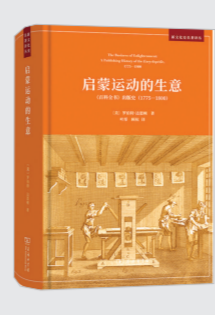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高峰，王尧教授另辟蹊径，于日常生活中聆听弦歌，在历史回响中抵达现场，西南联大于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讲述。

《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
王尧著
译林出版社
2022年12月出版



本书按时代顺序，分四个阶段全面阐述敦煌壁画的山水画发展历程。对照各时期画史的记载，以敦煌壁画来印证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各时期画家作品，呈现各时期的山水画风。

《敦煌山水画史》
赵声良著
中华书局
2022年10月出版



本书以纳沙泰尔公司的数万份档案材料为基础，详细研究论述了18世纪后半期版《百科全书》的出版发行过程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密切关联，细致勾勒出《百科全书》的“生平”。

《启蒙运动的生意》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叶彤 顾杭 译
商务印书馆
2023年1月出版



本书围绕明代朝贡制度与全球贸易的碰撞与较量展开论述，详细讲述明代朝贡制度建立的原因和形成过程，审视了大航海时代背景下，明朝与世界巨大冲突的历史细节。

《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袁灿兴 著
天地出版社
2022年11月出版



本书收录了小说大师纳博科夫与其挚友、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1940年至1971年间的通信，是两位智者之间颇具默契的深度交流。

《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埃德蒙·威尔逊 著
刘佳林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12月出版

书人茶话

百年前中国大都会的“美好城市”寻路

邹贇 邹

人类社会因城市的存在，拥抱了数之难尽的美好；城市，也在持续不休的营建和修饰中“容光焕发”，刷新着人们对“美好城市”的想象边界。2015年，城市规划界泰斗约翰·弗里德曼提出，要建成并持续享有“更公平、更宜居的城市世界”，务须自生态、经济、公正、道德、文化等方面着手，在地化且长远地更新各子系统。概言之，就是需要结合内外“变数”，在不断自我磨砺中，缔造出“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美好城市”。

回顾近代世界城市史，剧变期始终是城市酝酿重大变化、争取明显突破的关键节点。百年前，在时局汹涌澎湃的20世纪大变局里，向着近代文明挺进的现代都市，因循深厚传统，倾注世界情怀，一步步迈向极具民族与时代标识度的“美好城市”理想。这是中国式城市治理的一脉源流，亦属世界城市发展长河的一股新流。在此，且借四篇时人写作的“美好城市”思索为引，回访四部北京、上海近代城市史著述，细观百年前中国大都会的“美好城市”寻路。

百货公司里的“大上海”城市魔力

之于近代中国，首重的“美好城市”期许，注定了物质发达、经济繁荣。这是反复经历“落后挨打”的贫弱农业国的“痛定思痛”。1921年，《新闻报》撰稿人惊喜地发现：“近年来，上海一埠日趋繁盛。工商百业，无不见日见发达。遂至上海本埠无复余地可容，不得不推及于四境滨水之区。于是乎，大上海之景象，乃渐浮现于外。”该主笔以江湾为例，称陆续建成的电厂水厂、硬化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是“十年以前所想不到者”。昌盛的工商经济，塑造了繁华的城市。合宜的城市基础服务，标记并彰显了经济发展的成就水准，承载了时人对现代化生活的美好憧憬。

漫步近代上海街头，人们总会与源自、象征、促进经济繁荣的城市单元不期而遇。这当中，集天地南北名货、汇东西方奇物的百货商店，无疑是展示上海引领风尚一面的“大橱窗”。《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捕捉了此间发生的一些旧事。

作者认为，百货公司诞生于城市空间营建，也通过建筑文化演绎、日常消费实践，化为城市生长的一处高峰、标志，“四大公司”的兴起为南京路注入了新的活力……百货公司更像是突出于一片低矮店铺的庞然大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连玲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世界之城：上海国际大都市史》
王敏 著
格致出版社出版



名的意大利歌剧、莫迪德(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俄罗斯的舞剧，哪一样不是在上海先看见，先听见呢！”在上海，享天下，开放之城，常见与其之美。

《世界之城：上海国际大都市史》呈现了百年前开放上海中几处常见却又非凡的“荟萃之景”。

在作者笔下，上海的豁达开放，首先表现为广泛援引时代前沿，把世界的美好注入上海城厢。上海或许是近代中国电影覆盖面最广的一座城市。作者考证，早在1930年代，“看电影已是上海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借由首轮、二轮、三轮、露天等多层级影院的接力传播、渗透，电影悄然步入了从富商绅商到普通职工的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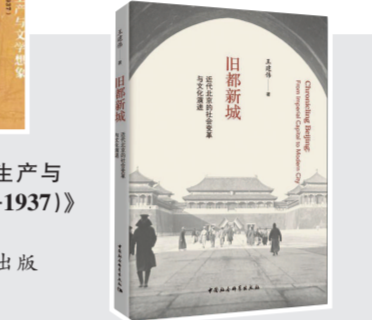
上海不只接纳世界，她还向全球来客传达着东方之美、中国之声。在旧租界内“洋派”公园里，“本土化”的美好体验令中外市民齐声赞叹。1928年，外滩公园举办了一场赛龙舟活动，共吸引1.6万市民入园观战。1946年，早期“按照欧洲人审美习惯精心设计和建造”的兆丰公园，“从东南各省引进了200多种树木，移植到园内”。本土珍草与舶来嘉木共有一块沃土，此情此景，恰是上海开放特质的鲜活脚注。

最精彩的一点，是上海的开放性并未停留在“来与去”的单向度取送，而是毫不违和地让东西文明和谐同处，在传统与异域文化交响中，弹拨出国际都会的大气音符。作者在书中谈到，1912年，新新舞台五层楼顶建成了东西融合风格的“楼外楼游乐场”，那里的主要表演是中式传统的杂耍、滩簧、大鼓。与之相伴的，是当时颇具奇异的现代电梯，以及荷兰进口的哈哈

开放之城让上海领跑时代

谈及上海的繁荣，最直接的来源和最绵长的影响，要属全面、强烈、深刻的开放性。开放，让上海领跑时代，也让上海值得生活。1923年，《艺术评论》杂志由衷赞扬了上海的文艺“国际范”：“有

《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
王建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镜。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正是上海的美好，这就是美好的上海。

文脉积淀撑起了近代北京的城市脊梁

物质丰裕是城市的“血肉”，但倘若脱离了精神高度的“筋骨”，城市势必会滑落至不堪目睹的混乱与肮脏。城市，是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高地，也是文明向前迈进的制高点。1935年，《教育辅导》杂志评了那时城市远超乡村的文教基础：“城市识字的人多……在偏僻的乡村，没有学校，文盲触目皆是。”汇聚“通文墨者”的城市，保存、推进、弘扬了人类文化的诸多内容，培育、团结、发挥着文化阵线的主要力量。

《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以近代北京为样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

作者指出，1912年后，“北京作为教育中心的地位不断强化”。虽然1927年后因政治中心南迁，“北平对学生吸引力下降”，但其教育氛围并未消散。各在平高校，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活力、重要社会影响力。作者从两方面着眼研究了大学对近代北京城市的意义：其一，“明里”的，“数量可观的大中学生群体，对于民国初年北京的城市消费，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意义是相对“暗”的，“北京的学生群体，在思想意识以及知识结构方面，完成了最初的储备。学生势力崛起，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学生们敢于也善于“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成为城市文明，乃至发端于城市之近现代文明社会的突出的进步力量。

文化蓬勃，也是北平于风高浪急中

行稳致远的一把舵船。《旧都新城》谈到，政治中心迁移后的“阵痛期”，北平走上了“文化复兴城市”的道路，将四九城内外俯拾皆是遗珍，转化为“旧都新造”的一缕生机。1934年，北平市政府设立三年发展目标，提出“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为此还专门推出统称“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的北平城游览区、沟渠、河道建设或整理计划。文脉积淀亦撑起了北平临危不乱的城垣脊梁。作者观察到，在全面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北平深厚的人文积淀以及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于日本因素的入侵，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从而发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一座座中国文脉“灯塔”，在暗黑的迷雾里，照亮了北平城的“破晓前路”。

“美好城市”需要“人文与自然双美”

1923年，成都《农业杂志》发表了题为“都市公园与文化生活之关系”的资政论说，开篇即言“蜀都古称天府，夙号锦城，既富自然风光，复不乏古迹名胜。窃以为都市修饰，乃现在市政上最重要之问题”。钢筋水泥筑就的城市，不应断绝其与自然的联系。同样，沉淀下来的历史风韵并不阻碍城市奔腾向前。美好的城市，需要自然哺育，呼唤人文陶冶。

《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便再现了近代北京城对人文之和、生态之美的愿景。

《公园北京》细致勾画了北海公园的人文与自然双美：“北海公园的一切设施皆出自美术的匠心，希望给予游人审美的享受。”围绕着这湾清美湖水，北平三家著名图书馆次第坐落，如此“盛况即使在民国时期图书馆与公园普遍共存的前提下，也十分罕见”。同样包围着北海的，还有各类公共体育设施，“青年男女飞驰冰面或泛舟湖心的身影，不啻北海最为动人的风景”。

老北京的公园，如何达成“人文与自然双美”的美境界？上面呈现的是事实层面的“表”。在《公园北京》里，作者还交待了一层隐而不彰的“里”：“中央公园的茶座，提供了知识分子议政、论学、休憩、写作的空间。公园茶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独特渊源，某种程度上承载了中国士大夫的园林美学传统”。

看来，“美好城市”的所有奥秘最终落脚、最大依靠，都是城市里那一群群蓬勃向上的人。

文化寻踪

中药香包裹着的如烟往事

张家鸿

如果把《药铺年代》视作一部药学或医学的专门之书就错了，它是中国台湾地区高雄凤山顺安中药铺第三代传人卢俊钦以中药铺为叙述中心的回忆录。从卢俊钦的祖父开药行的1936年算起，顺安中药铺至今已走过近90年光阴。与那些仅有几年光阴的店铺相比，它实在是长久的；与漫长历史相比，它又只是一瞬间。如果把它比作一生，那就算得上是历经世事沧桑、看过风云变幻的耄耋老人了。最重要的是它包容了卢俊钦和同代人的年少时光，给予他们温暖和安慰。

屋顶是天然的晒药场，由于药铺是旧式砖造平房，不能承受大人的体重，那么孩子们上去就合情合理了。如此一来，屋顶就成了小鬼们玩耍的天地，其快意令他们如飞鹰走壁一般。吃完的荔枝壳、橘子皮不浪费，全都是不花钱的药材，吃完就把它往上一扔，待晒得差不多了，上去收起来就是。

于今看来，药铺是带着旧日烙印的。然而，以药铺为载体的一些情感却历久弥新。药铺里有医术之人，亦超出医生的身份，散发自己的光和热，温暖了许多不认识的人。求子不得的夫妻俩来到福顺开的中药铺抓药调理身体，顺利怀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感谢贵人福顺的帮助，夫妻俩把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亦取名“福顺”。福顺即作者的父亲。惠生伯是卢俊钦笔下出现多次的父执辈，惠生伯看出刚买下药柜的父亲手头拮据，把父亲找去以赊借的方式，先将药铺开张，所有欠缺的药材一概由他补齐，使得药铺得以顺利搬迁。“老爸常说惠生伯是他一辈子的贵人！”帮助他人被人感激，得到他人帮助并感激他人，不就是日常的一部分吗？聚拢在中药铺内内外外、远远近近的一桩桩往事如同一幅幅旧照，在时代滚滚车轮的各个犄角处中渐次闪过，那里有普通人的眉目与表情。

某年冬至前一个月，卢俊钦的父亲从凤山公所里把地区内低收入户名册全部影印，“并把每户的姓名、地址贴在明信片上，投入邮筒里寄出，请大家务必在冬至前，到小店带回一帖十全大补药膳”，为的是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补冬。父之善举，引来许多供商纷纷加入，因此隔年的活动办得更加顺利、热闹。父之善举，实则是无声的教育，为自家孩子心灵注入善良的因子。

有趣又有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有趣源于故事。父亲经营中药铺之余，为了家中的生计，还承包起批发鸭蛋的生意。剥一颗颗新鲜奇蛋，当一天要卖出一万颗甚至更多的时候，剥蛋就成了令人畏惧的累活。为了逃避干活，卢俊钦会在小弟午睡的时候故意弄醒他，只要他一哭，作者就有机会以哄他为借口，推着娃娃车带他到外面闲逛。对卢俊钦来讲，父亲一生经营的中药铺给予他的实在太多。

有趣还源于作者叙述时的口吻。闽南方言时不时地出现，让原本属于普通话表达的调子，变得摇曳多姿。除却故事，还有配方。配方的介绍中有药膳香料、材料、做法以及体贴入微的美味小秘诀。于此书中，配方是故事的佐料，而故事在药香的终日缭绕中余韵不绝。

与诊所或医院等现代化词汇相比，药铺天然地多出几分人情味。按照卢俊钦的话来讲，药铺是“对人”的古老行业。药是可以抓的，人是应该关照的。即便不抓药，也理应关照。铺子里浓郁的中草药之香仿佛拉近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交心更加轻松、怡然。更不必说，药铺本就是和睦邻里、融洽你我的特殊空间，没有那么浓的商业味，故而如今想来才如此美好。

在另一个场域，当地政府先后派出几路报信人员，皆因道路中断或遇到余震而牺牲，未能达成报信目的。被埋在建筑物废墟里的中学校长谭恒杰，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六个孩子，并用讲故事、做作业等方式，鼓励孩子们开动脑筋进行自救，最终，孩子们用钢笔帽磨成的口哨，向废墟外面发出求救信号，并呼唤来了解救的第一架、第二架直升机。而最先抵达震中的救援小分队指挥官——季松桥少校用七根钢筋吊起水泥板的一角，发现谭恒杰几乎被水泥板分割成两截。少校钻进去救出了学生，就在往外拖另一个学生时，洞口封死。少校和谭恒杰为学生组成了一个血肉屏障，保证学生全部被救出，少校和校长英勇殉难。

不客气地说，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涌出那些电影大片似的画面，特别是身陷绝境中的孩子们，他们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娇弱，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无能为力，在生死关头，在离开了家长的庇护，老师已经竭尽全力之后，他们自己同样能发挥出超人的意志和智慧，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无论时代怎样进步，无论生活方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居安思危是永远都不能松懈的。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心和义务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永远不会再有艰难困苦。我们更重要的责任是我们的后代强大起来。

(作者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军旅作家，新著《遥远的信号》即将由天山出版社出版)



三味书屋

采访本里有几百个人，共同的名字叫“人民教师”

徐贵祥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爆发。此后一个月内，我辗转成都、什邡、绵阳、都江堰、汶川、北川、青川、平武、茂县、松潘等地，参加老部队抗震救灾的那段日子，我主要是采访受灾的学校，采访手记断断续续写了五个32开笔记本，有些地方已经被泪水打湿了，在此我摘录几段——

之一：最初看见“张米亚”这个名字，是在一篇很小的通讯上——

当汶川映秀镇的群众徒手搬开垮塌的镇小学教学楼的一角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名男子跪仆在废墟上，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像一只有翅膀欲飞的雄鹰。两个孩子还活着，而“雄鹰”已经气绝！由于紧抱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救援人员只得含泪将之锯掉才把孩子救出。

“雄鹰”是映秀镇小学二年级教师张米亚。

后来得知，映秀小学遭受的灾难是空前的，张米亚所带班级30名学生在地震发生的瞬间全部被埋，后来几乎有一半获救，是全校所有班级中获救比例最高的。张米亚的同事说：“张米亚多才多艺，爱好广泛，会打篮球，能歌善舞，被人称之为阳光大男孩……他平时机警过人，但也许是他最机敏的一次了，我完全能想象他竭尽全力保护孩子的情景。”

之二：谭千秋，绵竹东方汽轮机厂所属东汽中学学生工作组主任，四川省特级教师。在汶川大地震中，东汽中学一栋教学楼顷刻坍塌。当时，谭千秋正在教室里上课，他迅速组织同学们向楼下疏散。当他得知有几个同学还没有离开，立即从三楼返回四楼。看到水泥天花板即将坠落，他奋不顾身扑了上去，用双臂将四名高二一班的同学紧紧地掩护在身下。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当人们在废墟中将他的遗体扒出来时，他的双臂还是张开的，趴在讲台上。手臂上伤痕累累，脑袋后部被楼板砸得凹了下去。四名学生在他的保护下成功获救……

危难之际，伸开自己双臂的不仅仅是张米亚和谭千秋。在倒塌的学校里，就像雨后春笋一样挺起那么多人民教师的脊梁。灾难突然降临，英雄随之诞生。

我的采访本里有几百个名字，我与他们从未谋面，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年龄，我只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教师。英雄并非都是扭转乾坤的大力神，有时候仅仅需要展开自己的双臂。

还有一个人物和他的故事，在我的采访笔记里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在二楼楼的楼道内蹦蹦跳跳。老师来了，一脸紧张，黑着脸训斥，别跳了，再跳楼就要跳

塌了，要跳到操场跳去。学生们跑到操场上挤眉弄眼，他们再也不跳了，他们看着他们的老师对接耳地嬉笑：叶老师真有神经病啊！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建成这座教学实验楼之后，叶老师的神经就开始不正常了。因为据他了解的情况，这座教学楼的施工属于检验不合格的建筑，栏杆是摇晃的，墙壁上底灰时不时地剥落，电灯泡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幸运的是叶志平后来当了学校的校长，他除了进行教学楼的加固，还干了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就是经常在每学期开学前一次突然情况下的紧急疏散演练。假设突发事件发生后，每个楼层的学生在什么时候经过哪一层楼梯，老师此时应该站立的最佳位置，学生疏散后的集结地域，都有具体的规定。

杞人忧天，事出有因。坍塌了一次。地震发生的时候，安县桑枣中学的应变措施是从容不迫的，有的师生甚至感觉到这就是一如既往的演练，老师们迅速按照指定的位置就位了，学生们开始有计划地撤退。2200多名学生和近100名老师，从各个教室和办公室里，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单位集合点名，用时1分36秒。这是真正的居安思危，化腐朽为神奇。

在那些揪心的日子里，我一边采访，一边被深深地感动着。白天顶着骄阳跟随部队施工，夜晚在帐篷里打开电脑，汗流浹背地写啊写，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一泻千里地写下去。

《遥远的信号》这部小说的主要部分，应该就是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写下来的。设计人物的时候，张米亚、谭千秋和叶志平等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形象，历历在目。事实上，这部作品更像一部纪实小说，从人物到故事甚至语言，都来自于那段如火如荼的生活。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把故事梗概介绍如下——

女大学生谭晓琪在课堂上突然感到晕眩，并从父亲匆忙中断的短信“我在这两个字里预感到不祥，谭晓琪以最快的速度踏上了返乡的道路，随着公路拥堵、汽车抛锚、风雨交加等情况出现，她越来越证实了，震中就在她的家乡。一直让谭晓琪感觉冷漠的同座，是面临转业的解放军少校季松桥，在情况明朗之后，季少校穿上了军装，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立即成立救援小分队。小分队由三个人组成，季松桥和谭晓琪，还有一个看起来痞里痞气的“花格子”。他们这一路跋山涉水，并在途中克服重重困难，利用电站的海事电话——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了震中位置——铺

绣中学。

在另一个场域，当地政府先后派出几路报信人员，皆因道路中断或遇到余震而牺牲，未能达成报信目的。被埋在建筑物废墟里的中学校长谭恒杰，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六个孩子，并用讲故事、做作业等方式，鼓励孩子们开动脑筋进行自救，最终，孩子们用钢笔帽磨成的口哨，向废墟外面发出求救信号，并呼唤来了解救的第一架、第二架直升机。而最先抵达震中的救援小分队指挥官——季松桥少校用七根钢筋吊起水泥板的一角，发现谭恒杰几乎被水泥板分割成两截。少校钻进去救出了学生，就在往外拖另一个学生时，洞口封死。少校和谭恒杰为学生组成了一个血肉屏障，保证学生全部被救出，少校和校长英勇殉难。

不客气地说，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涌出那些电影大片似的画面，特别是身陷绝境中的孩子们，他们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娇弱，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无能为力，在生死关头，在离开了家长的庇护，老师已经竭尽全力之后，他们自己同样能发挥出超人的意志和智慧，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无论时代怎样进步，无论生活方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居安思危是永远都不能松懈的。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心和义务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永远不会再有艰难困苦。我们更重要的责任是我们的后代强大起来。

(作者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军旅作家，新著《遥远的信号》即将由天山出版社出版)